



怀念竹筒

罗人伟



竹筒，是民间尤其是农村百姓家里常备的一种简易而实用的用器。它的制作方法极为简单：砍下竹子后，取二至三节，凿通竹节间的隔层，即做成一个高约半米，直径约五厘米的竹筒。冲洗干净，即可使用。平时，竹筒多是挂在墙上，只有出门劳动时才用。在生产相对低下，群众生活相对艰苦的岁月，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竹筒。我家也一样。

我生长在兴宾区平阳镇石牌村。记忆中，我稍懂懂事起，每逢跟随母亲下地劳动，或是

跟随父亲上山砍柴，出门之前，父母亲都要往竹筒里装东西。如果中午能够回家吃晌午，就装上开水，以便劳动中口渴时喝。如果中午不能回家吃晌午，就要装上粥，供晌午食用。艰苦的劳动，中午时分又饥又渴，喝上一口竹筒水，清凉解渴，十分舒服。若是喝上一口竹筒粥，既有米香，又有竹香，甘甜可口，爽透肺腑，经久不忘。

长大上学后，每年寒暑假和农忙假，我都回家参加劳动。劳动时，我经常身背竹筒，走遍自家的田头地尾，爬过家乡的山山弄弄，赶牛放牧，犁田耙地，插秧耘田，割草砍柴，挖窑烧炭，样样做过。每当我坐在田头地尾或山腰上，擦干脸上的汗水，打开竹筒，喝上自己背来的粥或水，望着那广阔的田野或延绵起伏的群山，我会情不自禁地陶醉在大自然的美丽之中，心中涌起一阵阵幸福感和成就感。每当我挑着柴火或木炭回家时，

常常把竹筒挂在扁担的一头。竹筒随着我的步伐快慢，悠悠扬扬，激起我心中一阵阵满足和快乐。

竹筒，承载过我的童年和青年，也承载过我的人生。承载过民众的生活，也承载过历史的轨迹和社会的风云。参加工作后，我告别了竹筒，来到城里生活。在城里，尽管长年累月见不到竹筒，但脑海里仍时常浮现竹筒的影子，心中总有一份挥之不去的竹筒情结。每当我闲暇之余回乡探亲，总是和家中老少或童年的伙伴们聊起与竹筒做伴的日子。他们兴高采烈地告诉我，我离开家乡以后，他们下地劳动或进山砍柴，还背过几年的竹筒。后来，逐步改用不锈钢提壶装开水或粥。再后来，连粥也不带了，改为带饭菜和矿泉水。大家不但生活水平提高了，饮食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家乡的变化，让我联想到了城市。在城市，

虽然没有竹筒，但城里人的生活并没有远离竹筒。如今，无论是在县城，还是在大都市，在那些民族特色的餐馆里，餐桌上常常出现竹筒饭、竹筒鱼、竹筒鸡等美味佳肴。当食客把竹筒的盖子掀开，一股香喷喷的气味扑鼻而来，令人兴奋，胃口大开。在一阵阵“好啊”的惊呼中，一个个笑颜开，频频下筷，品尝美味，赞不绝口。每当此时，我便想起家乡的竹筒，想到竹筒竟然有如此广阔的天地，如此深厚的内涵，我感到格外高兴。

竹筒，曾给我带来温馨，带来快乐。背过竹筒，喝过竹筒的水和粥的我，一生一世都忘不了它。我怀念竹筒，就是怀念它的自然、朴素、淡雅、真实。



扫码聆听更多美文

随笔

暑月述说牛大力

韦登调

北半球的夏季，昼长夜短，火热的太阳炙烤着大地，夏至日，大小暑，三伏天，浓地融入农历的六月天。

按照江南习俗，农历六月初六，是江南的“牛节”。桂中、贵港一带的农村，都为“牛节”忙碌。兴宾区的寺山、蒙村，武宣县桐岭镇的仁汉、禄仁、赛兴，通挽镇的高椅、进步、安村，以及贵港市覃塘区的长岭、大同等村屯，提前一天把牛粪清理干净。初六这天，需给牛脱碗，不给牛下地干农活，禁役使和鞭打。早上，村民将刹好的嫩薯藤等青菜与米糠、粥、酒糟、鸡蛋、盐搅拌均匀，挑来喂自家耕牛，并在牛栏门口贴上黄纸，摆上供品，烧香烧纸，祭拜耕牛。然后把扁担横放在牛栏门口，供牛进出跨越，意在要扛得住农忙。这天，主人还要把牛牵到河边或池塘边洗刷身子，用篦子刮走虱子、虱卵和螨虫。同时熏烧艾草驱蝇撵蚊，割一担青草放在牛栏右墙角，备足一天的食料，铺上干爽的稻草，让牛过上美好的一天。

六月初六真正的含义，是给牛休息一天，使它能做好农忙活儿。所谓农忙，是指乡村农民抢收抢种，简称“双抢”。抢收就是把早稻、春玉米、春花生、春黄豆、春芝麻、春烤烟、桑麻等成熟的农作物收回归仓。抢种就是接着种下稻谷、红薯、玉米、黄豆、花生、芝麻等农作物。炎热的天气，是农民和耕牛一年中最辛苦的时节。“双抢”期间，牛的功劳最大，拉车运农作物，拉石碾碾米，拉石脱粒，运肥料，运公粮在水田里炒田、耙田、滚田，在旱地里犁地破壁。

到了七月初六，乡里乡村过“农忙完成节”。七月初七，忙完农活的牛郎携儿带女，挑上丰收的五谷，飞上天河与妻子织女相会。这传说，彰显了农耕社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牛的使用源远流长。在旧石器、新石器时代，人类以石为具。神农氏发明的耒耜，用于翻整土地、播种庄稼，使农耕发生了大变革。“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聪明的祖先又将耒耜改造成木犁，农耕文明又进一步。春秋战国时期，铁农具的发明，使犁走上了漫长的铁农具时代。牛被祖先从野牛驯化成家畜后，用于农业生产，牛力代替人力，人类步入了使用牛耕作的时代。

牛分为水牛和黄牛两类，它们是同科不同属的动物，习性、外观都有较大区别。水牛有很强的亲水性，力气大，行动慢而稳重，善于下水耕种。黄牛很少下水，行动较快，耐旱，轻浮，善于在旱地劳作。

西汉初年，据《史记·平准书》记载：“自天子不能具钧駟，而将相或乘牛车。”道明连年战争，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经济凋敝，国库空虚，自天子以下连一辆符合礼制的四匹同样颜色马车都准备不了，大将、丞相只能乘坐牛车。后来，坐牛车之风逐渐盛行，牛又成为交通工具的一员。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人口大量南迁，江南地区得到大开发。茫茫的原野开发成良田，现在80%的土地是当时开垦保留下来的，牛成为江南开发的主力军。南方雨水多，以水田为主，耕、拉、推、耙、犁、耙、踩、滚等农活都由牛运作，它是农耕的好帮手。牛生性温和稳重，备受人们喜爱，南方的农历六月初六“牛节”便由此而来。

自从生产队出现拖拉机耕种，牛才相对轻松。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分田地到户后，牛又重新扮演主角，一户一头牛或多头牛在乡村盛行。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党领导的惠民奔小康新理念实施。打、拉、割、收、种，农耕逐步机械化，往日大牯牛大牯牛耕作渐渐消失，牛逐渐退休离岗。反之，牛肉、牛仔肉成为市场上交易的一道美食。

从古老牛耕的出现到今天牛耕的消失，历经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牛与人类共同承受着辛苦一去不复返。



延伸 (张成林 摄)

来宾米粉，舌尖上的幸福烟火

唐莲凤

“米粉恰似雪般洁白，煮后仿若丝般纤细。葱花于热油中翻滚，酱油与醋悄然滴入。一碗入口，暖意流淌心间，百味皆融其中。清汤里，鲜菇、豆腐与肉片相互交织，食罢令人无尽回味。”“诗圣”杜甫曾这般盛赞米粉，而这赞词恰似对来宾米粉的生动写照。

生料煮粉，是众多来宾人的钟情之选。此米粉，将一个“鲜”字演绎得淋漓尽致。每日凌晨三点，店家便起身生火，把新鲜的猪骨头和秘制香料置入锅中，精心熬煮，直至天亮。待葱花、香菜切好之际，脚踏三轮车的大叔也恰好将刚榨出且尚带余温的一筐米粉送至店面，随后店家欣然开门迎客。在那袅袅米粉香气的萦绕下，吃粉的人如潮水般涌来。“来一碗三鲜粉。”随着顾客的一声高呼，店家即刻忙碌起来，将新鲜的猪肝、瘦肉、粉肠和几根青菜投入锅中煮沸，再加入米粉，随后在大碗中放入花生、香菜、葱花、豆角酸。不出两分钟，一碗色香味俱佳的米粉便呈现在顾客面前。生料煮粉以其“鲜美”闻名遐迩，老少皆可享用，但凡来宾人，皆对它偏爱有加。

螺蛳粉加鸭脚，堪称冬季吃粉的绝佳搭配。秋风乍起，寒露悄至，一碗螺蛳粉入口，那酸爽爽爽的滋味，令人鼻头冒汗，嘴角不自觉上扬。辣！辣！辣！辣在嘴里，辣在胸口，在辣分子的刺激下，食客浑身火辣辣的、暖暖的，每一寸皮肤慢慢地渗出汗珠。所以，吃螺蛳粉还需一张纸巾擦拭汗水和将要流出的鼻涕。螺蛳粉的米粉吃起来QQ弹弹，嚼劲十足，配料丰富多样，如炸腐竹、酸笋、木耳等爽口至极，与酸辣的汤底相得益彰。其中，酸笋被誉为螺蛳粉的灵魂配料，其独特的酸味为螺蛳粉赋予了浓郁的风味；炸腐竹口感酥脆，吸收汤汁后绵软入味；木耳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和爽脆度。冬天，来一碗螺蛳粉，驱寒保暖，食客虽感觉辣，但嘴上嗦粉的动作不会停下来，直至吃完见底，汗流浹背，欲罢不能，这便是吃螺蛳粉的至上境界。

石陵红薯粉以其独特的韧性和弹性，口感爽滑有嚼劲，也是来宾人钟爱的米粉之一。来宾人喜欢用小火锅的方式烹饪石陵红薯粉，夏天开胃，冬天驱寒。支起一个小火锅，放入酸笋和辣椒，借助火的威力，让锅料沸腾起来。当一股浓香扑鼻而来，是酸与辣完美结合的美妙时辰，将红薯粉投入锅中，煮上一小会儿，捞出一小碗，米粉爽滑可口，嗦上几口，唇齿间满是米粉的鲜香。用小火锅的方式烹饪米粉，除石陵红薯粉外，来宾人还喜欢烹饪大湾米粉。大湾米粉丝滑爽口，口感细腻，酸笋和辣椒是常见的配料，还可根据个人喜好加入其他蔬菜、肉类等。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来宾的美食地图上，还有很多米粉店，诸如寺山牛肉粉、迁江猪脚粉、良塘扣肉粉……在这类米粉店里吃粉，料足肉多。肉是主角，讲究的是吃“肉”的欢快，那一碗米粉吃得嘴角流油，每一口都是对味道的极致挑逗，每一次咀嚼都是对生活的热烈庆祝，所带来的美妙饱足感，可以持续到日落西山。

诗歌

梦里的戈壁滩

——献给甲辰年八一建军节

黄宗信

离开你已经半个世纪，
为什么，你依然闯入我梦乡的领地？
戈壁滩啊！你还没有亲够一位战士的脚板吗？
为什么，依然让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兵，
重新丈量你的赤地千里？

滚滚的风沙啊，我又回来了，
想当年，你陪伴我们做过多少次训练和演习。
我们挥汗如雨，身上的军衣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你掀动我们的衣角，像在炫耀一面面青春的彩旗。

我们的高射炮群昂首向天，
威严的炮口，时刻准备发射出叫飞贼粉身碎骨的威力。
我们骄傲，我们保卫的是现在才解密的四零四核城，
我们的汗水也融入能让祖国昂首挺胸的卫国利器。

我们的钢架营房有一半埋进地里，
房顶，要经常扫除从天上飞落的沙砾。
钢架房里，叠得像豆腐块一样的军被方方正正，
就像一个方方正正的青春，镶进祖国钢铁的城墙里。

啊！那不是腾格里沙漠的边缘吗？
那是我们曾经的靶场，钢铁的阵容惊天动地。
怒吼的炮口射出一发发携风带火的炮弹，
飞机拉着的拖靶被击中了，蓝天上绽开的朵朵银花，
彰显着全师官兵保卫祖国的英勇和实力。

啊！那不是我们拉练经过的玉门之地吗？
那时候呵气成霜啊，我们的眉毛都结满粒粒霜花。
谁说“春风不度玉门关”呢？
看我们草绿色的身影汇成奔流的小溪，
正给那不毛之地带来盎然春意。

啊！那不是总让我们觉得亲切的骆驼刺吗？
扎根终年无雨的荒漠，它活成了戈壁上的神奇。
曾经，我们把它当作楷榭呀，
扎根祖国的戈壁军营，让生命在长城里挺起腰脊。

戈壁滩啊！还有哪些久违的伙伴？
让他们都出来见见面吧，
从师团到营连，从各级首长到战友兄弟。
来啊，让我们再吹一次戈壁滩的风，
滚滚风沙中，我们会看到久违的高地阵地
在祖国的西北边陲像铜墙铁壁……

小小说

六爹封山

韦芳春

“咣、咣、咣……”

天刚微亮，年过七旬的老村长六爹就在村里的各条巷道用力地敲着铜锣，边敲边喊：“大家出来了，开早会了。”

大清早开会，村民们猜不透六爹的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又要搞什么新明堂。

大家听到哨子声后陆续续续出来，聚集在村头的大榕树脚下。六爹七十多岁了，头发花白，身材虽瘦但双眼炯炯有神，他为人忠厚老实，办事公开公正，是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

全村二十多户几乎家家有人来了，六爹便将榕树枝上挂着的小黑板取下来，用粉笔写上：“今早七点，各家给一个人到‘六歪泉’开会。”写完把黑板往上一挂，说了一声“走，去看‘六歪泉’”。

大家走到离西边村一公里的“六歪泉”，六爹大声宣布：“大家看看，今年‘六歪泉’怎么样？”

“‘六歪泉’不冒水了！”大家议论纷纷。

“天太早了，‘六歪泉’才断水的。”

“不是怪天早，是山上的树被人砍光了，才导致‘六歪泉’断水的。”

……

“六歪泉”是双响村人的“生命泉”，在村的上游、大青山的山脚下，有三个泉口，泉口像水桶口一样，往年春夏秋冬从未干涸，全村的水田和人畜饮水都靠它。

今年六月，“六歪泉”就干断了。大家都知道，前几年六爹当村长，把大青山管理得好，从未有人上山砍过一根柴、割过一根草。五年前，六

爹生病，卸任村长一职，新村长上任后对大青山粗放管理，山上的树被人砍光。尤其是前年，大青山还被火烧了，“六歪泉”的水便一年比一年少了，这是断水的主要原因。

今年五月，村里换届，全村人见六爹身体好了，又选他当村长。

“大家议一议，从今天起，大青山该不该重新封山育林？”

“同意封山，同意封山育林！”大家异口同声。于是，六爹将亲自草拟的封山条文给大家听，让大家讨论，同意条文的在纸上签名盖手印。

六爹除封山外，还要植树造林，并给家家户户分配造林任务。

次年四月，六爹到县林业局找技术人员咨

询，山上应该种什么树？林木专家告诉他，山上种湿地松最合适，耐旱且长得快。

于是，六爹回村里再次召开村民大会，筹款买树苗，钱不够就亲自掏腰包补齐，买回一万多株湿地松苗分给各家各户种。

种下湿地松后，六爹还落实各家各户包种、包生、包施肥的“三包”责任。

两三年过去了，大青山山脚下种的湿地松树长高了，半山腰往上的野树也长得茂盛，“六歪泉”逐年恢复喷涌活力，村前的水田不再受旱，清悠悠的泉水从村前流过，一年四季从未断过……

“不管六爹多老，只要他健在一天，我们还要选他当村长！”村民纷纷说道。

